瞉山筆塵

穀山筆麈卷之十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謹禮

本朝承勝國之後上下之分太嚴　二祖仁宣時猶與侍臣坐論　英廟冲年即位相接頗稀以後中貴日倨堂陛日隔即客勿大臣無坐對之禮矣　今上禮御儒臣優於前世講筵接以

揖讓稱以先生皆殊禮也茀行在講幄歲時從相君以下與賜服食每有宣賜相君茀具一公疏上謝遣閣校領至私第竟不詣廷一拜即次日進講亦不一叩首竊甚以為嫌古人君臣之禮極嚴即萬石君傳所載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謹如此今平交執友有所問遺未有見而不一揖者况君上之賜乎受而無一言心何以安業從衆人之後不敢有異惟御賜頒及無問服食時鮮即一魚一蔬

皆頓首拜受焚香獻之祖考乃敢嘗耳又目覩
江陵一事如班賜誥命百官朝服唱名給散而
內閣不出止遣典籍代領夫錫命之典古之所
謂虎拜稽首者內閣到橋南不數武而安坐閣
中使從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禮也
凡臣子對君稱謂有體李泌對德宗曰臣若苟
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稱謂法也
凡人言死則曰見其於地下人主之祖父則曰
見於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　上在西城召

太醫令徐偉入胗龍脉進殿蒲伏膝行見上踞坐小床龍衣曳地不敢以膝壓衣奏曰 皇上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 上遽以手摳衣出腕而胗偉但一時語耳出至直廬手札賜內閣曰偉適胗脉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云云賞賚甚厚偉見札惶懼失色自謂若有神佑設使誤稱地下罪萬死矣盖 世廟嚴而多忌誤有所犯罪至不宥而偉偶中 上旨非慮所及故且喜且懼耳此與泌天上之稱

亦偶合也

萬曆丁亥有言者請復午朝疏入報聞未有成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將至巳刻忽傳午朝道班百官且驚且喜踉蹌奔趨行至東長安門已聞鼓聲則益張皇疾奔惟恐後至予且行且告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禮官姑徐行以俟不可爭先而進以駃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反小沈公以為然及至賞房各部諸公皆已先至而駕竟未出也入內探之茫無影響乃鐘鼓司內

使誤聞傳說直上鳴皷而會極門內使因即掃
除內座以待臨幸總之皆誤也此亦訛言之妖
矣大臣當此類事不宜輕遽
予在南宮一日早朝後至點查列名當事中貴
遣閽校来言欲隱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馳
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為大臣豈敢以欺
自處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首反
於中貴不便其人慙懼而止蓋失朝之罪不過
奪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貴以此市交他日請

托横至何以應之正宜謝絶爲當耳
近日大臣多因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廢面辭之禮聞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啟行帷車而出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徃徃自謂得請故作出奬之態此皆内含悻憤外示猾潔既非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陳請蒙恩予告勅使再臨予方以爲榮寵而諸公紐於故習謂予必朝發夕行不肯信宿予笑曰何爲乃爾人臣位至上卿得請而去主上恩禮

周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為畫圖耀諸簡冊有何不榮而故為悻悻之迹吾必不然翌日具疏陳謝又三日具疏辭疏中數語云江湖迹遠雖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實無分於去就舉頭見日終身戴天擊壤可以詠太平呼嵩可以祝聖壽末綴數聯勸 上講學勤政早正大本云云又數日出城以予高登車送客淄路皆與揖別惟請告之禮不設酒爾是日諸公以予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一吏持刺候於郊郊受

至日高未出乃始趨至城外相候一別予謂去就之禮自覺不差惟葛端肅公去時頗同此意他公皆不爾也

建言

令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互相彈劾率以險詖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

況以風聞武后之令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而承平之世習為故典不知其出於此也門籍之名起於唐其制記官爵姓名一月一易非遷解不除即令制也第彼時有門籍者皆得出入殿廷直至御前知其無門籍者如有急奏許門司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故貞觀以來群臣士庶皆得進言李林甫用權群臣奏事有不諳宰相者則托以他事陰中之然猶未敢明禁百司之奏事也元載為相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

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後奏聞則明為杜塞言路之謀載之拒諫擅主又甚於林甫矣嘗虛心論之諫官御史有所論列先白宰相非體也六曹郎吏有所建白不關長官亦非體也何也臺諫職在言責于天下事無所不當論如必先白宰相則言責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職在官守其所守之官即長官之職也有所建白當先咨之長官長官不能行然後聞之於上可也如必越職自言而不使長官與聞則官守亦紊矣故不可

也臺諫不白宰相謂之盡職郎吏不白長官謂之越職相似而實不同但以元載之奸意在塞諫非為官守言責計也

宋孝宗時因補闕薛叔似論列時相謂曰卿等以補闕拾遺為名顧主規正君上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蓋拾補兩省僚屬官為侍從與臺諫不同故孝宗以此諭之 本朝六科給事沿門下舊條主於封駁名道御史沿臺官之舊主於彈擊今皆以糾劾為

事亦非設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
成績此法甚善若使銓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内
建白以為上下而不必以贓私之過飛揺之辭
為定官之殿最即有分處亦將無辭矣
唐史一事甚類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見諸司
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至修一水
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云云蓋上要下煩上
煩下亂若米塩瑣細一一上聞則所遺者反大

矣一則法網太密不得伸縮一則大臣權輕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彌文無益於國也

明刑

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可謂嚴矣近世贓吏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汎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即至千萬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為人求官於宰相呂諲事覺宦官杖死諲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

取如携縲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有連坐宰相者蓋今之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唐代宗時優崇宦官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空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鎮之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見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時此風猶甚閣部大臣奉旨宣賜問勞皆厚有贈

遺即傳一旨至部亦不空還在今視為固然不以為異其實中消奉旨臨問大臣即少有勞遺亦不為過惟不當苦索耳至於宣索州縣毒流吏民則蠹政之大者乃至勳臣持節冊封親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為副使盃盤花幣亦皆不受相懸如此彼誠何心獨不知愧此皆所當懲革者也

元載為相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士之求進者非結英倩無由自達元和初有堂後主書滑渙

久在中書與權璫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內中異
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罪發賜死籍其家財可
數千萬此輩近亦有之中書省吏謂之主書堂
後主書尤其親密即宋之堂後官也此輩外挾
宰相以要士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
則血脈不通政多齟齬此其數千萬宜爾
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
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
與卓英倩渙滑同考之近事亦頗有之如權相

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二年之貲耶

竇參為相其族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除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貶竇參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汙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已存寬貸若簿錄其家

恐以財傷義德宗不聽竟賜懸死而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葢籍沒之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爲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從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與此相類而在事之臣無引贊語以進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憲宗既誅李錡有司籍其家財學士裴垍李絳請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嘉嘆即從其言此事可以後法葢割剥六州之

民以富其家故即以其所有寛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廣乃以二相籍沒累及闔省而所籍之財盡入內帑於主德民瘼均有損焉使當事諸公肯舉李錡故事為　明主告未有不嘉嘆也而坐視無策付之竊嘆惜哉

漢時籍沒臣民以其妻女沒為官婢所謂鬼薪白粲之類在諸司官府充造作之後非沒為官女也及唐時籍沒大臣以其妻女沒入掖廷謂之填宮色才出衆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無道

之甚者 本朝絕無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給
配功臣為奴爾正大仁厚之體自三代以來所
僅見者不可不知也
萬曆丙子五月魚臺隋府為山西僉事以殘暴
罷官里居橫甚舊所從師某為邑丞老年八十
餘府欲奪其產致之於獄其人遣子上書訐府
不法事 上時年十四覽疏震怒使中官問輔
臣曰人之為惡至於如此且辱其業師大不可
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為府罪固不可恕

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告訐之門不可輕
開事遂不行府謚蒲坂張相君門人也是年十
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孫鳴鳳居官貪鄙竊取
帑金及遷官去任道中榷吏卒金人二两　上
覽其疏持示輔臣且笑且怒曰道榷吏金與盜
何異江陵奏曰方今法紀粗張而貪風未止若
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㘴須
是官不要錢　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
乃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江陵復奏此人椎

自恃進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
今後　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資
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異途下僚亦當
顯擢若貪贓壞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貴遊亦當
重處　上曰善即此二事見　上聰明天縱漢
昭不及也
萬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埜論劾臨江知府
錢若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　上大怒下所
在逮治數月不報有　旨數趣閣臣令從重問

擬江右勘者論以永戍　上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閣命票極刑閣臣再三執奏　上不可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奏若賡所犯不至此即處以極刑亦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體生物之仁　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許多人命都是秋後否彼柰何不體生陽發育之心閣臣無以對已而又上揭力救詞至迫激　上不得已從之令監候處決時以　主上恩威並用人心慄服蓋　上春秋已長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

絶酷烈豈不盛德事哉一二老臣恐開輕殺之端再三執奏其實若寘之罪死有餘辜不足惜也予嘗與相知論此事以爲劾之者與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寘性本殘刻當江陵末政以此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勢恣行無忌曹中丞者予日不敢戒諭至養成其惡度不可已不得不劾又恐其有内主輕論不足以傷則摭拾如許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輕易登於奏牘且一郡守三年殺人命如許爲撫按者所主何

事而不早覺察故曰勠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貴之言以為文吏持柄相黨護乃一郡守殺人二百而閣臣法司臺諫相率救之　上以為何如且若賡有罪人也所爭法比輕重之間而令上有黨護之疑後即有無罪被誣者亦不可救矣此謂為有罪者決網而為無罪者設鉤也又有甚焉老成慮事恐開妄殺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殺人數百而罪不至死使為天下主者妄殺一人則群然爭之是天子不如郡守

專也此念一動後即用重典繩下亦不可救矣
此止輕殺之端而開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
非也一介諸生叨有民社之寄視民命如草菅
昇誠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無陰譴
耶予為此說非刺也厚也錢四明人余闇學之
邑子而新都許闇學之門人也
唐開元中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
丞相裴耀卿上疏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觧體受
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隷不當及於士人玄

宗習見武后之朝笞撻公卿有如徒隸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餘年未嘗及朝士可謂有禮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賜杖大廷裸體係累不以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羨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為辱乃今之所為榮也豈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賞即下之所譽則以其賞為榮而不然者則賞亦辱也上之所刑即下之所毀則以其刑為辱而不然者則刑亦榮也夫使上之刑賞不足為榮

辱而士之榮辱制於下之毀譽則幽是將日非矣有識之士可不爲寒心哉

大臣貴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趨避殊可駭汗試舉一事南齊尚書令王晏推奉明帝謀廢鬱林而事多專決爲上所忌乃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閒明帝聞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誅之公卿大臣當權位隆盛時與技藝星相等談及接昵客造膝密語皆所當忌

王劇為鳳閣舍人王勔為荊州刺史王助為監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勔助出妄[illegible]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豈[illegible]及也大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橫罹楚毒至於赤族其非高陽之世可知矣近時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俠邪輕抒文罔幸遇　仁明之代免於重典使當聖政之朝嘵嘵乎殆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為不幸也

穀山筆麈卷之十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籌邊

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遙度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非重之也乃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於廟堂則分閫有所逃其咎矣豈得為勝算哉然則廟堂之責何如曰

六轡在手四牡就駕有如代驥而馳終日不能一舍非御道也邊臣曰虜可和也廟堂曰若不更以戰撓之邊臣曰虜可伐也廟堂曰若不更以和撓之戰而得有賞否則罰和而得有賞否則罰廟堂之責在二字爾吾安知戰吾安知和而為彼解脫地耶故賞罰者廟堂之六轡也

今世薦邊材多以騎射為名非所以取人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揮桴提鼓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古之大將覩兵尚不一

夠爲能况今幕府分符之任盖欲其運籌制勝折衝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器之乎士大夫偃蹇仕途遲廻末路至以臂鞲决拾希於一割亦足羞也

漢高帝曰爲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誠過然天下事爲迂措大所壞者不少矣試舉一事如唐之中葉田氏雖據魏博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乃下符罷其軍四萬使之還農田悅陽罷而陰聚之以激

軍士之怨於是合從諸鎮以拒王師蹙邑一方竟不能制則經綸之舉激之也今有元勳世臣專任萬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鈐制使之効死而使一二白面書生日撰惠文三尺摘其微細使其跼蹐俯仰救過不贍非便計也幸國家法制素嚴伏不敢動此等紈綺庸流亦無兵力可恃萬一有不逞之材挾積憤之志結率夷酋以求緩旦夕之死則昆明滇粵之間化為方外一向肯問爾書生不知大體誤國家事往往如此

令人短氣

萬曆甲戌東虜王台擒叛酋王杲以献台官已為都督當加一品勳階吏部議上擬加柱國有

旨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蠻夷之長即儼然稱公卿殊褻朝廷之體而彼又不知為何官也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名壯必甚自喜而於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於此迥然

萬曆甲申雲南擒岳鳳等九人以獻許以不死

及入京師政府於射堂面鞫勞以花幣且有爵賞明日午門受俘戮於西市予以為此非體也因憶唐高宗時西域思結都曼謀反蘇定方討平之獻俘長安法司請行刑為定方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匄其生高宗從之蓋中國制御四夷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宜或用權

論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欲則非體也中申之
舉其亦未聞定方之言者耶
萬曆辛卯西虜火羅赤據有撦工恭喇二川侵
擾河湟西邊震動朝廷遣安肅鄭公洛率兵經
畧而以涇原魏公學曾總督三邊軍務鄭公主
和魏公主戰廟堂主鄭臺諫主魏乃下九卿集
議予從諸公入諸公皆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爲
名以塞臺諫之口而予不知也因竊問諸公今
日之事何所可議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

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已成千古斷案何所疑而議也僕以文史之臣不閑軍旅誠無以佐諸公之後惟是禮官所司在正名義今將章奏文移中議更數字　國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況此等小夷鞭笞可使如許其納欵請無曰和以撫字代之如須用兵追討請無曰戰以勦字代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況招納犬羊就我豢哺安得以和字為言二字失體請速更之

諸公相視而咲自是奏疏中亦稍有改政者矣
其後日本之役至有陰爲和親之計以誤朝廷
者豈但稱名之謬而已
萬曆壬辰倭寇朝鮮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
調播酋楊應龍兵東救朝鮮又聽一妄男子上
言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擣其巢穴廟堂以
爲奇策識者聞之無不駭咲播酋不奉漢法阻
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訊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
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見虛實縱使有

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酋之方至於暹羅小國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梟其國都是以蛾蠓入咢也匪獨如此縱使播酋恭順暹羅盛強勢亦不能何也由蜀至遠一經兩海水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佩虎符而往將安問津況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如痴謀國若斯不敗何為國家福德天實默佑非人力也方議調兵時有一當路過東駐車相

訪語次嘆曰暹羅可謂否恐其兵入中國多所
蹂踐柰何予笑應曰暹羅知在何方取得來再
慮未遲此公亦未披輿圖不知暹羅所在也因
憶唐元積為宰相會成德王庭湊反圍牛元翼
於深州官軍不能解乃用于方計遣客間說賊
黨使出元翼又賂吏兵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
令以便宜給賜事聞積遂罷相此政與遣程鵬
舉覓兵暹羅事類
國家制御四夷自有正體封貢之典職在禮官

征討之法職在樞府譬如青鳥司春玄鳥司閉各有職掌不可紊也累朝相沿著為成法如西之哈密南之交趾北之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封貢題請則皆屬之禮部舊牘具在可考覽也萬曆甲午以後遼左䘐師司馬石公欲以封貢陷倭救失補敗且欲身任其事以自為功亦不想職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禮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謗辭難為自免之計亦不言職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題請成封貢之議及事敗勢顧兵臣

伏罪而禮臣無恙爲自爲善矣其如職掌之一[illegible]
何夫兵臣不知職之在人而任之於己禮臣明
知職之在己而委之於人皆所謂溺其職者也
公卿臺諫亦無一人詳若舊牘而知其責之所在
者使兵臣誤而懼於法禮臣誤而免於罪近於
七聖賢送之境矣士大夫高談虛拱不覩世事
其流弊至於如此
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匕疏力諫
日無虛牘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況論事

理至於日本沿革絶不考究有謂祖訓絶其封
貢二百年来不與相通者覽之為之失笑日本
在洪武初年雖絶其貢至永樂以後即以金印
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輙賜日字勘合若干
號六年一貢齎勘合而至人舡貨物皆有定數
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来耳柰何謂
二百年来不許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官
長類如朝鮮可考而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
二舡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似洪荒糊造未

經締攜者尤可哭也四夷封畧在禮部客司大司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爾白為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嚎囈以此禦難何以為國可為仰屋竊嘆者矣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兵動數十萬不知糧餉軍裝若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千人徃猶以樵蘇為慮萬曆倭夷之警東援朝鮮至徵天下兵不能四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

攻城之法有當急者有當緩者夫在我為老師在彼為窮寇張一面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其城可破也激之則敗矣在我為聲罪之師在彼有不赦之辟急之則變從內生不戰而潰緩之則彼得為謀其勢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哱酋之變便總督大臣提兵急趨掩其未備數夕之間可以授首而遊卻無定逗撓不前師老財殫賊勢日盛向非國家福力廟社之靈其不為唐之北庭宋之靈夏者能幾何哉

王都據定州外結契丹為援明宗遣王晏球討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乃陳師困城為持久之計而與平盧相應邀擊契丹盡殲其衆都裴徊孤城四顧無與其下遂翻城以應而都自焚矣近日寧夏之圍李如松董一元二將邀擊虜兵以絕其援亦此類也

唐高宗時李謹行為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虜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亦健婦也萬

曆壬辰寧夏作亂叅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誥封爲楊氏故大司空膚施楊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於開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貢請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資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爲當時以互市得馬爲監牧之資今日以互市得馬爲邊軍之累何其相反如此無他故蓋

牧之政不脩耳

唐蔣冊奚厥默啜爲可汗以閻知微田歸道爲使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揖不拜爲陳禍福幾爲默啜所殺可見不辱君命士之上節也隆慶辛未虜酋納欵冊爲順義王酋不知王爲何官諛者紿之云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參政朱裳往詣其帳迫使下拜裳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邊將所共見者其後官雖不起然未嘗正其罪而廢之亦失刑矣

唐至中葉西域諸國并入吐蕃與唐為敵其地為回紇畢引弓之民盤據大漠乃匈奴突騎之舊也其西為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騎施之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萬有餘里亦大國也其西南為天竺即今烏思藏之地乃佛土也其東南為雲南即六詔之地吐蕃憑陵上國殆無虛歲突騎一出直入三輔周之犬戎秦之義渠不若是之迫也李泌建議欲南服六詔北和回紇西招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奇策也夫以夷攻夷乃

中國之形中國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國
則倒置矣漢通西域所以斷匈奴右臂唐通雲
南所以斷吐番右臂而後制勝有方也今也不
斷其臂而又續之其為夷計不亦工乎何謂續
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食使之由河西而南
又使築宫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羈之張獵而
南合諸番是續虜之臂也
唐莊宗追契丹於易州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
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

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胡人用兵初無紀律但其法難犯爾中國法紀不明賞罰無章雖日講雲鳥之陳談龍虎之韜猶畫餅也

金之破遼猶不敢輕舉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南侵之志決矣中國底裏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納貢為名往返出入或有窺圖山川潛窺虛實即平時貢夷猶不可不備況嘗侵虜為內訌兵

出境上而容其諜使入都使之偵探可謂至愚矣

南宋時元兵南下詔中外不許傳播邊事此雖末世之政然於軍國機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鎮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體明如懸象原無可掩設有造膝附耳之謀不可使暴於衆居然傳播是何政

體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人
心誤事大矣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不顧緩急
當事大臣利害所關何不力禁
韓侂胄出師數衂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
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和然竟不免於
函首謀之不臧自貽伊戚宜矣侂胄專權納賄
家累鉅億二十萬固所能辦近有當事大臣非
遭強敵之勢而欲為和敵之舉非有侂胄之資
而欲為捐金之謀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胄

輸家財助軍以捲其敗而後人盜公帑賄虜以
文其欺是又佹胄之罪人矣平生氣節名世何
其堂堂而甘心爲此哉

穀山筆麈卷之十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形勢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獷濶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北凋敝盖由三國五胡之亂兵火戰爭多在江北江北之民大半南徙如僑兗僑徐等州大氏皆其舊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故以

故名此皆天地之運流轉無端遞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群生樂土然江北之戶口不加少而土曠人稀地有遺利江南之生聚不加多而地狹人衆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裒益之乎漢時以關中空虛徙六國豪傑大姓以實三輔西都賦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者是也其時五陵豪侈甲於天下居重御輕之勢於是在焉其後討平閩越盡移其民以實江淮之閒亦是此意天地之氣此盈彼虛極盛則返

有國家者調停於緩急輕重之宜以劑其多寡盈虛之數亦裁成輔相之權也大抵南北多寡如向所陳就其中間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兩河山東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陝西最密者山西以江南言之閩廣淮揚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廣最密者江浙又南則巴蜀之民太夥而滇黔之間太稀矣至若畿輔之間則近京四府其最曠莽者根本重地不異窮邊所係非小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之兵十

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會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遊其地無所容也京東瀕海之地自勝國以來議開水田竟未能就近時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議未見有緒而越人遊食三輔往往挾策籍從京兆舉為都人所齮齕歲有煩言均非長便嘗謂欲開京畿水田即以其便召募會稽之民令其著籍近邑以墾田頃畝為限無旧者不得著籍無籍者不得試有司不得為掾吏既已著籍即將原籍除名永

不許歸歸則原籍告訐迴護化外而令京兆舉士增十餘人制額以待浙籍不得濫額於京兆原數無所減損則爭端宜可息也又薊鎮新調南兵未必盡觧或使流入胡中為患滋大不若發充三輔衛所頂補清勾之缺而於例外請優給之即願開墾水田者從其自占如此則京輔之地可實水田之利可興遊食之徒可容仕進之途可清矣外此則三晉之民願徙關中者聽巴蜀之民願徙川東以往者聽江右之民願徙

楚者聽所至有山澤之利荒棄多年不在租稅正數者俱許其開墾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誠使燕趙秦楚地無遺利江浙三晉民不游食則於國家命脈不無小補矣雖然此其大槩也就中遷徙又有難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晉之徙秦則十不二也地利固不可失人情亦不可拂要當從其所便順其所安耳不然鑿空發難四方驛騷又甚於料民履畝之役矣

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鸛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於江矣江淮之通古蓋有之溝水不知所在當是高寶湖耳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

通陳潁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為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濼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

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溉之資也大曆中吐蕃攻靈州奪三渠水口以敝屯田則靈夏之資於灌溉久矣今寧夏富饒甲於西邊水泉之利號為小江南三渠之遺利尚有存者以御史尚書名渠必以作者之人為名可與光祿塞夫人城對爾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楊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連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則通濟之遺也滹沱御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閘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

國促數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非長城之墟耶嗟天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

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之水瀰漫瀆溢環梁山

而會於汶則宋之所謂梁山濼矣

閩王審知奉事朱梁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十有四五當時吳越淮南據有江左故不敢取道兩浙及考其海道則自福州開洋過溫台明州北度大洋抵登萊上岸其險遠亦至矣方今河運之議但從南浙下港北至直沽僅得大半已不能行况由閩越而發耶其後錢鏐入貢亦由海道抵登萊出洋即今所議海運道也

熈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来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吳居厚宋之桑孔也當熈寧元豐間為京東轉運開萊蕪利國二監以鐵冶之法殘虐萬狀民

不聊生 至相聚遮擊欲投之冶鑪居厚遁而得免利國監者即今之利國驛在徐滕之間有運鐵舊河引沂泇二水通於汶泗遺迹尚存近日欲開泇河即其地也

至正六年盜扼李開務閘河刼掠商舡即今東昌南李開務也

元時海運歲米百萬會通河成歲運米五百萬浮於近代矣

賈魯河自黄陵南達白茅放於黄堌等口即今

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堌在單縣萬曆丙申黃堌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挑矣

唐至建中貞元以來每歲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貯東渭橋其法與今相似但以四十萬斛供長安之用其何能給計當時關中租米猶足供億非如今日織輸空虛盡仰江南也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滹沱入泒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泃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泒水出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泃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瀘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滹沱入運處也惟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

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饋平盧遼西
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
青州界中有穆陵關在齊南百餘里湖廣麻城
亦有穆陵山其下有關不知太公賜履定在何
地以青州爲是則瑯琊東海尚在其南不應如
是之近以麻城爲是則在大河之南直臨楚之
境非西至河矣不應如是之遠

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五代及宋以
洛陽爲西京汴梁爲東京

五代以大名爲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至陽穀置營弘正奉命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師道遣劉悟屯於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陽穀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楊劉在州正北不應楊劉渡河过至西

又轉而東且悟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即馳百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即度所令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道兵於東阿注云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而舊志載宋時始由阿城遷於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邑城方在故阿去州百里而遥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至宋始遷可徵也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

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爲梁人所敗東守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爲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墟里人烟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爲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

皆如幻化亦足慨矣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於幽州之南六十里城閻溝而戍之契丹無所伏兵糧道得通又於幽州之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二城乃幽州之門戶也閻溝即今良鄉爲陸路之喉潞縣即今通州爲水路之口古今地險亦畧相蒙如此

五代史榆關在平州之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illegible]

可耕植唐將置硤石白狼諸城以標之即今山

海關也

唐開元天寶間中國強盛自長安西門西盡唐

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蔽野天下言富庶

者無如隴右所謂萬二千里盡包西域屬國而

言隴右則今之臨鞏二府也蕭條千里曠無人

烟視古之富庶殆如異域何地利相懸之甚耶

光武戰王郎子於鉅野景丹以上谷漁陽突騎

大敗郎兵光武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

戰樂可言耶遂以二郡突騎擊滅王郎立成大業古人動稱幽并悪少其精如此漁陽即今京師上谷即今宣府宣府之兵正不知何狀即如禁旅十萬皆漁陽突騎之餘何乃柔脆綿弱不任刀鎧漁陽甲不可用至調南兵代守豈越之君子反出突騎上耶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輙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

處其閭闕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効矣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負扆端拱坐於堂皇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況奧窔之間耶

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

即金人来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為華夷之限今皆在京師之背若負扆然可謂天險矣金坡關即紫荊關榆關即山海松亭不知所在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賦弊

租庸調之法三代之遺也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即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即有丁之庸布帛之征

即有家之調合而為一則用其三矣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即今之丁銀至於租稅之類皆以穀帛紬絹等物輸之於官不盡取錢也今別稅銀差役皆納銀錢於官不准本色民間以穀綿布絹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餘存留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穀布等物隨有上納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累官府有羨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準也惜其

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者耳

楊炎兩稅之法即今之條編也唐初租庸調之法至天寶末年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兵興以後所在迫趣所辦無常準故不得不變為兩稅也兩稅者先計州縣應用及上供之數以制其入約百姓丁產以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其租庸調及新增科目一切罷之蓋合丁田而一之也陸贄極論其弊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

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什計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物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奸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財用不得不闕此數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為率而不計其貲故

瘠困而尚寬與陸公所陳大略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準民間便之此江南條鞭之法所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四萬斛為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權之斛是五斗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直百五十錢斗粟八十以為至賤其錢亦輕矣繒郎今之綢也以線結繒而染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為元色餘則

入染色謂之彩纈今民間亦多為之

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十萬石減價糶之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價不時騰湧太倉所積頗多紅腐若歲出四五十萬以濟饑民與收折之額亦自相當宜若可為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為戶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國耶律楚材以為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

謂有戸有口三代以來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以丁為戸惟蒙古西域之俗爲然而近日條鞭之法不分戸則止以見丁制役是亦以丁為戸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宜亦有不同而時變所趣豈可以舊識膠固耶

元平江南政令疎闊賦税寛簡其民止輸地税他無徴發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動至千百至今佃戸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夕也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臧獲廝養不盈數人者也

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尠民惰差煩致興非一道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清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爲韓愈所駁而止即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爲文具無益於國計爾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韋處厚議鹽法云務人之所不能盡防不重禁人之所必犯法從寬行此至論也寧獨鹽法然

百事可推余

漢幣用黃金莽以泉貨唐始用錢開元天寶間天下錢鑄九十九鑪歲入百萬至元和長慶間鑄纔十餘鑪入才十五萬盈虧之數可觀矣其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錢間以交子勝國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矣

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鈔幣而雲南用海巴即古之貝也

梁武時以民間私鑄不能禁乃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今世無鐵錢間有土中掘出一二皆梁錢也

唐錢有開元錢即五銖也肅宗時有乾元大錢一當十又有重輪錢一當五十與開元同行謂之三品是時天下鑄錢之爐九十有九而絳州有三十爐乾元重輪皆絳州所鑄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元寳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一

曰至大通寶一文准銀一釐曰至元大寶一文准銀一分

楮幣之制起於漢之皮幣而無所交質成於宋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銅少造鈔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須之四方與錢並用而鈔法始通行矣

南宋事金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疋壬辰正旦每賀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

千疋金人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三百叚馬六匹而已

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萬餘兩大同七十七萬餘兩遼東三十八萬餘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甘肅三十八萬餘兩六邊共計三百七萬有奇俱山陜河南山東北直並本鎮屯田糧草觧納已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幷開派兩淮山東兩浙長蘆引鹽宣府一十九萬餘兩遼東二十

萬兩延綏九萬兩寧夏十六萬餘兩六邊共計
九十一萬此其大畧也